

一直不喜欢梅雨季。天色总是暗沉沉的,雨点总是滴滴答的,若是出门,哪怕撑着伞,那无处不在的雨丝,都能借着最小的一缕风力缠绕上身,弄得你浑身湿答答。

行走在外,一不小心,一脚踏错,小水洼或者活动的地砖,就会狠狠地给你裤腿增加一层颜色,更有几分可疑的气味缠绕在鞋子上、裤脚上、或者裙角上、袜子上,黏糊糊的感觉透过各色布料,肆意地抚摸你的腿部肌肤。就算坐在房间里,避开了梅雨的侵扰,又能如何呢?空气中都黏附着一层厚重的湿气,铺满你的皮肤,沁透你的鼻腔,让呼吸变得黏腻。绵长的梅雨季,委实是不讨喜的。

家中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隔着一重矮篱笆,隔壁邻居家的菜地角落里,也有一棵。就在一个月前,惊讶地发现,两棵枇杷树,都挂起了拇指大小的枇杷果儿。也就两三天没注意,枇杷果就迫不及待地黄了,那紧致的沉重感,那鲜艳的嫩黄色,无不在大声宣告——“成熟了,赶紧下手,摘了罢”!当时并无它感,只是感慨,这枇杷果儿,成熟得如此之早,很有点迫不及待。又过了几日,天气

渐热,妻子将她那数十盆三角梅搬到了院子里,错落地排列开。晚饭后,妻子拉着我,拎着水枪跑去给花花草草和那几颗树浇水。浇水毕,站在院子边缘,和隔壁的老爷子嘀咕一通,老先生以他多年种菜、种花、种果树的经验,絮絮叨叨地说,那棵柚子树,要去菜场找杀鱼

老板要点鱼肠子,埋在树下补补肥,不然这柚子长不肥美的。

时空变迭,数日后,我已经到了北地,于一个大院子后封闭学习。院子里,有几棵颇为丰硕的桃树,一个大清早,我从食堂出来,走在路上,看到地上落了好些极青嫩的,大概就拇指头大小的小毛桃儿。当是昨夜的风太劲了,将这小桃儿从树上给吹了下来。突然就想到了家里的柚子树,花开花谢后,有黄豆粒大小的柚子簌簌落地冒了出来。我见过丰收时,那硕大馨香、果肉甜美的柚子,也品尝过红润鲜妍、酸甜适口的桃儿。真正见过它们从那么小的青嫩,一点点吸食阳光雨露,一点点吞吐大地肥料,在日夜轮转中,逐渐长大丰满的过程……家里那两棵枇杷树,它们抢在最炎热的季节到来前,赶紧地挂果了,成熟了。而好些果树,却要在果子青嫩时,面临灼热天气的考验,面临缺水缺肥的窘境。

梅雨季来了。轻云挡住了烈日,温煦的雨水,恰到好处、不骄不躁地滋润它们将近大半个月。就连梅雨季的风,都是这般地稳定而温和,绝不会粗暴地拍打在稚嫩的果子上。于是,那么小的豆子一般的果实,在这个月吸足了水分和肥料,极力地夯实了基础,身躯就肉眼可见地丰满了,强壮了。等到梅雨季过去,这些虽未成熟,却足够茁壮的果子,当有力气应付自然的挑战,闷着头努力地生长,极力变成一粒完美的果实。

我正在参加一个比较长期的学习。时间长度,恰恰就和梅雨季相当。突然就有所体悟,于我们人而言,我们每个个体,在个人成长的旅途中,都需要某种概念上的“梅雨季”。避开嘈杂,避开纷扰,在一个安闲而幽谧的环境中,静静地汲取营养,吸收水分,积攒足够的力量,无论是学识上的,还是心灵上的,又或者其他各方面的力量。只待未来,更好地生长,长得更壮硕,长得更丰美,给这一方天地,增添更多的光彩和芬芳。果树,一年一次轮回。

一年一次梅雨季。

人也如是。人生三万天,数十年的光阴,仅凭一次学习,断然无法支撑数十年的成长所需。一如果树,我们也需要时常地补充营养,补充水分,补充所需、所欠的学识。静下心来,微笑着享受“梅雨”。静静积蓄力量,在茫茫雨丝中,依稀可见未来的硕果。

一群小孩哥小孩姐与我结成忘年交。在被困数据与焦虑中,用“小孩哥”“小孩姐”如同一股清泉,用小纯粹的热忱点亮被遗忘的角落,冲垮了我们的疲惫与刻板。不耻下问的我,长了知识,会了技能,享用了时代红利。可不,我的《智慧养老——大华福利院的一天》这一键成片,虽非专业水准,但制作的便捷性确实颠覆了以往认知。

当年向 80 后的小孩姐学 Photoshop 花了两个月时间。这套编辑软件如同手握刻刀,在画布上雕琢光影,勾勒出视觉语言的雏形,但繁琐;继而90后小孩哥在两周时间内教会我做小视频,如同从静态画卷步入流动剧场;之后的两天时间在 00 后小范哥那里学会剪映,感觉能把零散画面编织成有温度的叙事,让音、影、时间、对话生动起来,当然四个步骤的操作也费时间。而今, AI 一键成片,仅仅几分钟,一部

晚饭后陪着年过八十的父亲在小区外散步,老爷子眼睛又一刻不停地四处打探,我知道他肯定在找街边下棋的棋摊。父亲喜欢象棋,但遗憾的是一辈子下来他的棋艺水平也没有跨过眼高手低的那道坎。不愿意输棋的父亲每次看到别人下棋都只能眼巴巴地在一旁观战,即便偶尔看出一两步比对局者更好的走法,也没有人在意他的点评,这多多少少让老人家感到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

不过,带着这个曾经在 40 多年前就拿过北京市少儿象棋冠军的女儿一起状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只要能跟棋摊上的人搭上话,瞬间我仿佛就能感觉到父亲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自信起来。为了哄老人家高兴,接下来的“程序”是我用特别熟气的语气请求上场“学上一盘”,然后用胜利给那些自以为是街头棋王的人上堂课。棋局总是在中老年男性对手因为下棋输给一个女人变得有些难堪和观棋者在一旁各种点评中结束。随后我总会带着几分愧疚的模样表示侥幸取胜运气太好,而父亲则在一旁全程微笑不

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如约而至,今年的排片表与往年一样有午夜电影。

我第一次在电影节看午夜场,还是犹犹豫豫的,那场在上海影城展映的《乳牙》开映时间是 23 点 20 分。我算了一下时间,这部片子时长 120 分钟,等到看完,已经不是半夜三更,而是入了四更了。朋友们看出我的迟疑,笑着怂恿,难道你以前没有看过通宵电影,难道没有留下美好的回忆?我当然看过,可那是年少轻狂的时候了。

记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就是在东海电影院看了通宵场的,从晚上 11 点看到次日早上 6 点,看了四部电影,两部国产片、两部译制片。入场时,只见观众手里提着大包小包,里面都是过年时吃的东西,有瓜子,有花生,有牛轧糖,有香蕉橘子,还有八宝饭。这些吃食都香喷喷的,冲淡了电影故事里的悲苦味。坐在我们这群朋友边上的是一位大叔,他从头到尾在嗑瓜子,凡是看到战争片里有侵略者在冲锋、侦探片里有人被陷



时处女作刊发时的高兴劲。“外公,先给加油站标记星标,设置三匹配。”00 后的孙女教外公用三指在虚拟地球仪上旋转,外公老刘笑出声,这旅途规划堪比节日张灯结彩。暮色染红天际,老刘也到达了目的地。他直夸 AI 功能,休息、加油、车速、车程最优化了,身心不累、油价最低、用最省而丝丝入扣。

年近九十的老爷叔书桌上多了台平板电脑。墨香与电子产品的金属味在晨光里纠缠,直钻鼻息。老年大学短视频教学课程播得飞快,那些“关键帧”“蒙版”“转场”等术语,比他临摹的狂草难以捉摸。重孙女发来操作截图,有色彩、有步骤、有导图,一下让模糊的雨滴变成了点位的键控。

用年轮镌刻着时光哲学,常青不再固守于当下,恰似人生暮年与青春的对望,向老而生才是生命、生存和生活方式。

语,在大家对老爷子培养出一名象棋高手女儿的各种称赞中轻声询问我是不是还要再下一盘。

回家的路上,父亲会带着一脸满足给我复盘棋局的某个时刻,再提出一点完善走法的建议,并再三强调某些人的棋艺水平不咋地,让我赢了“臭棋篓子”也不用太当回事。而此时,我总会处于一种走神的状态,不仅是因为看着父亲高兴令我为生活中简单的幸福而沉醉,更是因为这样的情景总会把我带回童年,那些相似的场景是那么的鲜活地发生着。

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画面——父亲带着我在夏日的街头下象棋,昏暗的路灯下摆着一个个大大的棋盘,好多人围在一起观战,下棋者沉思,观棋者谈笑,动静相宜,构成夏日街头的温馨和热闹画面。晚饭之后父亲常带我到街头看棋,因为父亲的棋艺水平远远低于他对象棋的热情,所以他从来不好意思上场亲自操刀征战。每次他都是拉着

害、爱情片里有男女主角在拥吻,他都会大声地“呸”地吐出一口瓜子壳,结果周围的观众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所有的影片都

午夜电影

简 平

活生生地变成了喜剧。看第三部片子时,我已撑不住了,睡意蒙眛间大家问我剧情,我说得他们目瞪口呆,原来是我自己做的梦。

当然,电影节的午夜场与昔日的通宵电影不可比拟。去年电影节,我也去看了场午夜场,片子叫《蓦然回首》,是在天山电影院看的,晚上 11 点放映的。这是一部很朴实不炫技的 2D 动画片,讲述两个漫画女孩的成长故事。藤野是位热爱漫画,有无限创意的天才少女,她的才华令她拥有骄傲乃至自负的资本。然而,在面对同样怀揣梦想、画技日益精进的京本时,藤野心中却泛起了层层涟漪,竞争的火花点燃了她内心的斗志,同时也悄然种下了一颗名为“嫉妒”的种子。多年之后蓦然回首,藤野发现,那些让自己焦虑不堪的良性竞争者,才是一生中最好最值得付出的朋友。这样一部动画片,看

我凑到离棋盘最近的位置观战,然后按照自己对棋局的理解适时发表一下对棋局进程的感想。

夏日的夜晚,小小年纪的我耳濡目染观战了很多盘棋,又半知半解听了很多次父亲的棋局点

评,之后不知道哪一天突然无师自通弄懂了象棋的规则,半知半解看懂了棋局的战况。虽然现在想来那时自己看到的对局质量应该不会太高,耳朵里听到的父亲对现场棋局的点评也不知道是否正确,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楚河汉界棋局征战钻进了自己的心里,让我的小脑袋瓜里总会琢磨怎样才能把一盘棋走赢。

渐渐地,我不再满足仅仅做一名棋局旁观者,而是希望自己变成坐在棋盘边运筹帷幄的棋手上场杀上一盘。谁知道,自从我坐上下棋的位置便找到如鱼得水的自在状态,棋局结果也从一开始的输多赢少变成互有胜负。很快,我变成街头棋摊上最受欢迎的小公主,每次父亲带着我还没

得不少观众唏嘘落泪,我想,应是戳中了当下内卷不已的社会痛点吧。我走出影院时,半夜里的夏风轻轻摇曳,我看见擦肩路人的面目忽隐忽现,而我自己的身影也是忽长忽短,这便是光影交错间所映出的真实了。

其实,就在那些电影大师中,亦不乏午夜场的爱好者。据说卓别林常乔装打扮后潜入午夜场,看看观众对自己电影的反应,一次,他禁不住跟着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导致假发脱落,被观众认出后竟引发更大的笑声。王家卫拍《花样年华》时,常在深夜独自去一家电影院看老电影,有次看到一半停电了,他就在黑暗中坐了两个小时,脑海里晃过点点烛火,后来,他在片中的一场戏里真的用上了烛光。黑泽明晚年失眠严重,便午夜驱车去小影院看自己年轻时导演的作品,看《罗生门》那夜,只有他一个观众,当电影放到樵夫走进森林那段,他突然起身大

喊“那里本该有只画眉鸟!”吓得放映员差点报警,之后翻查剧本,果然有段关于画眉鸟的描写,只是因为当年特效做不出来而被删掉了。

这些轶事真真假假,流传在影迷间,倒比电影本身更耐人寻味。我想,午夜电影的魅力,大概就在其处于梦与醒的边界上。白天的电影太清晰,像被理性之光照透;深夜的电影却蒙着一层睡意,

的绝美意境。显然,此处之船即皮划艇。

当天,这一水上项目不仅深受国人追捧,还吸引了数十名印度尼西亚游客到此奋楫消遣。其实,水上森林是鸟雀、天鹅、鸭子和鱼类的共同家园。我们甫入森林,一只毫不怯生的黑天鹅遂犁开绿萍,一路游来,在桥栏下引颈颌首地欢迎一拨拨远来的游人。数十只温驯可爱、饥肠辘辘的斑嘴鸭则纷纷从林中芳草洲下水觅食,吃饱喝足后就摇摇摆摆地返渚消食。陆续登陆后,这些萌鸭刚才凫水时推开的浮萍渐渐聚拢归位,使万萍重新连片,密不见水,酷似一个绿如抹茶的大草坪。当我们数十名游客搭乘的画舫启碇驶离水上森林码头时,一只白鹭倏然从岸汀的芦苇荡里振翅远翥,似乎要为我们护航。移动的舷窗外,春风骀荡,澄波万斛,南岸柔曼的琴山渐入眼帘;远眺山南,老中青三代桥梁牧家桥、千狮桥、杭徽高速青山湖特大桥并架于湖,桥上车影参差,东西穿梭,长度相当于马拉松全程。

夕曛时分,我们和青山湖约定,丙午马年拟沿绿道一边跑“微马”一边饱览湖光山色。

走到棋盘边,就会听到“小姑娘,快来杀一盘”的邀约。想想这样的画面就感到有趣,一群中老年人当中冒出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下棋时认认真真的走出棋有模有样,老少对弈的画面当然极具反差效果。

每次下棋无论输赢,父亲都一脸开心,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宝贝闺女下棋时快乐的模样,同时也隐约感受到我除了兴趣之外确实有那么一点天赋,不然也不会棋艺进步如此之快。

随着我变成家周边棋摊的常胜将军,很快父亲就不满足于在这片战场上继续重复胜利的荣耀,而是想到要带我找高水平棋手对弈。按照他的说法,下棋就是要找高手,这样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才能提高棋艺水平。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听说哪里有象棋高手,父亲就骑着嘎吱作响的自行车带我去讨教。我坐在后座紧紧抱住他的腰,斑驳树影在身上跳跃,自行车的响铃声伴随着夏日的微风,成为记忆里童年时期追逐梦想最美的画面,也为我打通了未来棋艺发展的成长道路。



半梦半醒间,观众会将银幕上的故事当成自己的记忆,或把自己的往事错认为某部看过的老片子。

今年的电影节,我还会去逛午夜场的,或许,还会遇到制片人和导演,我就跟他们建议,何不拍一部关于午夜影院的电影,片中应该有午夜场的各色观众。毕竟,那些在银幕的反光中忽明忽暗的脸,比任何故事都动人。

七夕会

乙巳暮春,我偕家人游览了杭州临安的青山湖景区。是日,我们迎着朝阳直奔青山湖水上森林。景区里,不计其数的谖谖长杉雄峙水中,蔚然参天,高逾十米。

林间架设了桥面高出水面数米的四通八达的木栈道,通往观杉台、观鸟台、观鱼台。我们凭栏近距离地领略了扎根于水的

“杉树三兄弟”之风采,它们是叶形如梳的水杉、叶形如须的池杉和叶形如羽的落羽杉。这是我在现场端详对比后得出的关于三者叶形的结论。今后倘若据此观叶辨树,谅非难事。穿树隙,过桥洞,一对对优哉游哉的游客荡起双叶桨在长满绿萍的湖面划动着五彩斑斓的双人皮划艇,划出的一缕缕曲折雅致的尾迹堪比“绿野”仙踪。白鹳、山鹤鹑等多种鸟雀是这片密林的常住“居民”。侧耳谛听,快乐的林雀在林柯上吹着快乐的口哨。举目眺望,这些留鸟的巢穴均筑在高不可攀的杉枝上。奇迹般的林莽、梦幻般的光影、天籁般的桨声、迷宫般的桥桥引人入胜,胜景如画,画中游人,人人陶醉。至此,树、船、鸟、人完整地演绎出了“树在水中长,船在林中行,鸟在枝头鸣,人在画中游”

旅 游